

本人女，母亲暗示让我以后接济弟弟，怎么办？

慎重！！！！

我妈让我网贷供弟弟读大学后，就不帮忙还款了，还把钱给弟弟买新房。我被催债人逼得走投无路，我弟还撺掇我妈跟我断绝关系，就为了不还钱！

再看我弟，人家吃 888 元一顿的西餐，给女友买 8000 元的包.....

那天中午，南静遭遇了暴力催收。

她欠了 23 万网贷，被催债的人威胁三天内不还钱就爆通讯录。

男友肖骁毫不知情，他正高兴地为两人筹备婚房。

南静想，这事决不能让他知道，否则两人的关系就黄了。

「你是姐姐，要帮帮弟弟呀。」

当初就因为母亲这句话，大学刚毕业的她扛下了重担，陆续以自己的名义通过 P2P 贷了十几万，供弟弟南庆读大学。

可债务利滚利，她每月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还贷，撑了几年，反倒越欠越多。

前不久母亲卖了老家的房，本来手里有钱，却不肯拿出来给她还债。

如果再不想办法弄钱，催债人说不定会干出什么更恶劣的事。

南静抓起外套，慌慌张张直奔弟弟新家。

心神不宁，快到小区，她才想起打电话告知。

「先别过来。我约了人爬山，你弟刚才也出去了。」母亲说罢，匆忙挂了电话。

若是平时，南静就折返了，但这次事态紧急，她想，如果他们刚走出不远，说不定半路能碰上。

可是，当南静到达弟弟家门口，一下就听到了他和母亲的说话声。

南静急走两步，透过防盗门，看到了让她错愕的一幕：

母亲和弟弟都在。

南庆站在沙发上挂一幅装饰画，母亲在旁边引导他摆正。两人眉开眼笑。

南静愣在门口，有些不敢相信，然而接下来的话更让她心酸。

「现在咱家可算像模像样了」，母亲说，「庆庆，要不是等你毕业，在房产证写你名字，我们早就卖掉老屋，住上这样的新房了。」

「这叫婚前财产。」

「那是，以后你老婆、你姐都别想打主意。妈的东西都是你的，不会给别人。」

母亲这话什么意思？南静心想，自己可从没打过这房子的主意呀。

她突然明白了这一年来母亲和弟弟的怪异行为。

早在去年，母亲就答应卖掉老家房子帮还债，但每次都临时加价，导致交易失败，拖了一年才卖出。更奇怪的是，她拿到钱第一件事，不是给南静还债，而是给南庆买这个新房，剩下的钱也全部交给他。南庆又不愿一次性把欠款转给南静，非要分期付款。转了四个月，债才还一半他就说没钱了。

原来，他们这么做竟是为了防着自己？

南静想，也许是母亲和弟弟误会自己了。

「妈」南静这才唤了一声，将母亲和南庆吓了一跳。

待她进门后，母亲心虚地解释了一番两人都在家的原因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借口，但南静在这档口上，无暇戳穿两人的把

戏。

对她而言，此时此刻，想办法把钱的问题解决了才是正事。

「姐，我真没钱。」

南庆看起来很抗拒。

可是据南静所知，母亲卖房的钱，除了首付、装修的 80 万，以及先前转给她的 20 万，至少还剩 30 万。只是弟弟不肯拿出来而已。

「妈，你看，钱是你让借的，南庆花的。当初你跟我说你来还，我才放手去借网贷，现在怎么忽然变卦了啊？」南静有点哽咽。

当年父亲病重，家里能借的都借了。南静本想让弟弟申请助学贷款，但他说那会让他抬不起头。

「宁愿不上大学，也不能申请助学贷款。」母亲急了，「不能让儿子被人瞧不起。」

南静因此才去借了高额网贷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，反倒怨起南静来：「转了 20 万给你，还要 20 多万？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说我老糊涂，不知道网贷吃人，但你读过书，应该知道啊。」

「妈，我去年就跟你说赶紧卖房还债呀，那时可以少还十几万呢！可是你.....」南静想起刚才在门外听到的那些话，「你不会

以为我要跟南庆抢这个新房吧？」南静委屈地说。

母亲一愣，知道刚才南静肯定听到了什么，忙摆手否认。

「但你弟现在确实有困难。你看肖骁那边可不可以.....」

「妈，不好这样。」南静实在不想把肖骁卷进来，这钱没理由让他来还。

「你这么心疼肖骁，就好意思天天来逼你弟？」母亲拉下了脸。

南静又委屈又生气，整天被催债人吓得战战兢兢不说，说不定还会影响征信没法贷款买婚房，更严重，也许肖骁会因此离开自己.....可母亲为什么一点也不能心疼下自己呢？

在南静的追问下，南庆终于说出自己最近在忙创业，做短视频，所以没钱了。

南静有些急眼。弟弟刚毕业，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，怎么敢去创业？

当初她这个姐姐借了十几万，欠了四十多万，付出比普通大学生高几倍的钱，供南庆去读他当初非去不可的游戏设计。现在他怎么一下就抛弃了自己的专业，拿着母亲那笔钱折腾没做过的东西，这不是把钱扔海里？

可是母亲却出奇地支持他，还反过来劝说南静。

「就让你弟试试吧。他很聪明，就是我们家穷，没给他提供什么像样的机会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.....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现在有个机会，让他不用每天挤公交地铁、朝九晚五给人打工受气，他感兴趣，还有热情，不容易.....」

南静不能理解。

挤公交地铁上班不是很正常吗？自己和肖骁不仅天天挤公交上班，还租住老破小，为了存钱买房更是利用休息时间做兼职.....

「妈，这不算什么，你看我也这么过来的。」

母亲叹了口气，「他是男孩子，跟你不一样。我们老刘家将来能不能成就靠他了。」

南静越听越心酸。

她都快火烧眉毛了，母亲却宁可把所有钱拿去给弟弟冒险创业。

想到母亲有可能被南庆坑骗了，这事他从小可没少做。南静悄悄把母亲拉进房里，摆事实、讲道理。但无论她怎么说，怎么解释南庆创业这事不太靠谱，母亲还是坚持让他尝试，支持他做自己热爱的「事业」。

「你是姐姐，妈知道你最懂事了，就给你弟一个机会吧。如果你爸还在，我相信他也会同意的。」

这后半句，让南静更觉得百般委屈。

如果说小时候南静没多觉察，但这几年真是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：**母亲太偏心了。**

父亲从前对姐弟俩一碗水端平。他去世后，母亲或许认定没了丈夫，老来只能靠儿子，便对弟弟千依百顺。她这个女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成了外人。

南静转身跑出门，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眼泪。

02

阳光洒满窗台。

肖骁心情大好，哼着情歌在厨房做早餐。

「先去彩虹小区。」

吃过早餐，肖骁迫不及待拉南静出门。

买房，是毕业那年肖骁对南静的承诺。

工作后哪怕穷得吃土，他们都每月按固定比例存「买房基金」。

吭哧吭哧存了五年，终于够了首付。

钱交给南静保管，她也珍惜这份信任，从不因自家的事动用这笔钱，况且肖骁还时不时看看存款总数，找找加班赚外快的动力。

这样一点点存下的钱，她怎么开口让拿来帮弟弟填窟窿？

肖骁和南静跟中介走了几个小区。一圈下来，肖骁最喜欢东海花园这套房子。他在屋里走了好几遍，不时跟南静耳语，描绘心中蓝图：这里放个小茶几，那边弄个玻璃门，洗手间还能改造得更实用……南静代入想象，未来近在眼前。

一通催款电话把南静拉回现实。

她瞄了一眼号码，慌忙划掉拒接，将手机扔回包里。

肖骁发现了异样。

「怎么，你弟又跟你借钱了？」

被南静否认后，肖骁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

提起南庆，肖骁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厌恶。他实在没理由喜欢这个「准小舅子」，每次来电都是跟南静要钱，或者今天说姐帮我冲个话费，明天说姐帮我买个东西。一切都过于理所当然。「跟吸血鬼没什么两样。」

「这套房子非常实用，喜欢的话抓紧下定哦。」

中介这话吓南静一跳。她拉过肖骁，以再压压价为由，说先回去考虑考虑。

走出东海花园，已是中午，两人饥肠辘辘。

肖骁拉着南静进了一家西餐厅，打算今天破例奢侈一番，但南静翻了翻菜单，发现情人节套餐都要 500 元以上，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算。

虽然有点丢脸，但她咬咬牙还是拉着肖骁悄悄走出去。

不料走到门口，竟看见南庆和女友小敏在临窗位置说说笑笑切牛排。

肖骁也看见了。

南静赌气般停住，「别走了，就在这儿吃吧。」

肖骁盯着南庆，兴致索然，冷冷地说算了，拉着南静出了门。

两人最后回家吃饭。

到家后，肖骁一头扎进了厨房。

南静想要帮忙，被他拒绝了，话也没跟她多说，显然是不高兴了。

南静心里空落落，瘫在沙发上刷手机。当她刷到南庆的视频号，看见他竟送了 8000 元的包包给小敏，气得差点把手机摔出去。

这时门外传来拍门声。

南静打开门，发现不对劲。

那两个男人的眼神、打扮、气场分明告诉她，是催收的人。

本来网贷平台上门催收的可能性很小，但好死不死，她借的是本地的贷款公司，离自己租房还不远。这不，追到家了。

秃头男一拳砸在门上，堵住南静。

另一个胖壮如山的男人，逼近南静，眼神凶狠，她甚至可以闻到他身上的烟味：「电话不接，钱不还，是想逼我下狠手吗？」

南静被围堵，不敢呼救，不敢逃走，否则闹出动静就瞒不住了。却在这时，听见了厨房里传出肖骁招呼开饭的声音。南静急忙把那两个男人往楼道里带。

当肖骁端着菜出来，发现南静人不见了。

南静在楼道里苦苦解释哀求，差点跪下了。

好说歹说，对方终于松口。

「今天先放你一马，明天再收不到钱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」

待两人离开，南静急跑回家。

「去哪儿了？」肖骁带着责备的意味，他已经等了一会。

「我.....下楼倒垃圾。」南静尽量显得稀松平常些。

「这会倒什么垃圾？」肖骁嘀咕着，没再细究。

这顿饭两人吃得很沉默。

千言万语憋在肖骁心里，却无从说起。

这么多年，因为南庆，他不知道积累了多少怨气。事实上，他在担心，和南静结婚以后，这个小舅子会不会变本加厉地「吸血」。

南静心中有愧。

看看这间老破小，两人租了五年。这些年，为了帮助弟弟上大学，借贷，还贷，她鲜少为这个「家」做贡献，一直拖肖骁后腿。

可是事到临头，弟弟、母亲全然不顾她的死活。

今天肖骁已经非常克制了。如果让他知道自己还帮弟弟扛着几十万贷款，会不会当场掀桌子？或者会直接提分手？

南静不敢想象，这种压力让她喘不过气。

她决定再去求一次母亲和弟弟，但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比她预料中更不堪。

03

「妈，快帮我开门呀。」

南静急速拍打着防盗门。

从早上开始，南静的手机就不时被催债电话狂轰滥炸。

骚扰、辱骂、恐吓，目的是逼她还钱。

今天是最后一天。

她心急如焚，母亲却慢悠悠走出来。

她进屋才发现，母亲和弟弟的女友小敏在拆看快递，旁边放着一堆婴儿用品。

难道.....

母亲点点头，喜上眉梢：「刚怀上，昨晚我做了好梦，肯定是个小男孩。」

南静心里一咯噔，母亲怕是盼孙儿盼糊涂了吧，刚怀上就盯着男女看？但这些心里话，她没敢说出来，怕惹恼母亲和弟弟，这次又要不到钱。

南静耐住性子，跟母亲和小敏一起整理好衣物，才跟南庆说钱的事。

「南庆，姐求你了，先把钱给我，让我把债还了，行吗？」

南庆手都没停下，继续玩他的游戏。

「你能不能别提这事了？都说多少次了.....」

南静一咬牙，再退一步：「要不就当先借给我，好不好？」

听到这，他抬眼看向对面的小敏。小敏瞪了他一眼，微微摇头。

「我哪有钱借你？小敏怀孕，我们要结婚了，多的是花钱的地方。」南庆说。

「南静，」母亲有些不耐烦了，「你弟都说了没有。别再逼他了。」

「妈！我真的没办法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追债的人昨天都上门堵我了……」南静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，哽咽着说道。

「妈也想帮你，但有心无力啊」，母亲神情无奈，「我还在愁南庆的彩礼钱呢，他创业处处要钱，我们也很困难啊。」

「妈，你知道吗，我昨天还见南庆去高级餐厅吃了一顿 888 元的西餐。还有，他送小敏的这个包，要 8000 块呢。」

一旁的南庆和小敏听南静说完，脸色大变。

母亲一愣，显然也觉得南庆乱花钱，瞪了他一眼，但还是为他打圆场，「男孩子嘛，花钱总比女孩多点儿……再说，小敏怀孕了，吃顿好的也应该。」

直到这时候，南静才看清了一个事实：无论南庆是不是要结婚生子，母亲都不会出钱还债了。现在的情况，就更不可能。

这几个月来，为了还钱她已经和母亲、弟弟沟通了无数次，到头来还是这个结果。

「你存心来找茬是吧？」南庆对南静爆料引战非常恼火，「我最后说一次，我没钱给你，别白费力气了！」

果真如此！看来他们大概早就铁了心不还钱。

南静擦干泪痕，正色道「姐要找茬，还会等到现在？从小到大，你惹的事，你闯的祸，哪个不是姐帮你擦屁股？」

「说够了没有？」南庆恼羞成怒，像只暴躁的狮子，仿佛随时扑上去咬人。但南静没有就此停止，反而转向小敏，「对家人都不好的人，你觉得以后他会对你好吗？」

小敏听罢，脸色难看得像刚吞了一只苍蝇。

「南静！」母亲喝止她，「你到底想闹哪样？」

「妈，你一直跟我们说手足情深，要互相照顾？可为什么从来就只有我照顾他，他却对我见死不救？」

母亲被问得不知如何作答。

这么多年来，南静毫无保留地爱护弟弟，尽心尽力孝敬父母。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到头来，她发现自己在母亲和弟弟心中的分量，竟如此轻微。

难道母亲以前说的那些话，只是为了骗她对弟弟掏心掏肺吗？」

母亲自知理亏，沉默了半天，想到了一个「办法」。

「让肖骁帮忙还吧，就当是以后你们结婚的彩礼钱。这样总行吧！」

没想到母亲又打起了肖骁的主意。

南庆偏在这时接到了南静催债人打来的电话。

当初南静把他和母亲列为了紧急联系人，这几天不时接到催款电话就已经不胜其烦。现在正气上头呢，那些电话还来烦他？

「我跟南静断绝关系了，以后别打电话来！滚！」

断绝关系？南静心里苦笑，弟弟怎么忍心说出口？

母亲到底还是有理智的，瞪了南庆一眼。

「妈，你不懂。她没钱还，搞不好惹来流氓在咱家破漆打砸。」

这么一说，母亲顿时紧张起来，好一番挣扎以后，说出了这样的话，「南静，要不这段时间你还是别过来了，万一……」

「妈，你也要跟我断绝关系？」

母亲眼神闪躲，低着头没回话。

南静的泪再也抑制不住。

新房竟然比女儿、比亲姐重要？

被最亲近的两个人彻底寒了心，南静含泪冲出了房门。

04

「23 万？」

听到这个欠款数额，肖骁一瞬间感觉自家房子都塌了。

这刷新了他对南静的认知。

他气得发抖，握着拳头在屋里踱步。他本就不喜欢南庆像吸血鬼一样拖着南静，但没想到，南静竟然还为他扛了几十万网贷？

怪不得这段时间，总感觉她不对劲。

「这个锅我不背，谁让你借的钱，你就找谁去！」

这是肖骁有史以来最生气的一次。他家里没矿，为了凑个首付累死累活，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没想到南静竟给自己致命一击。

平时经常接济母亲和弟弟也就算了，但这一次，是半套房的首付啊。

开了这个先例，那下一次呢？所以，坚决不帮。

这一切在南静意料之中，换成谁都要气炸。她后悔当初自己太轻率，没有坚持原则让弟弟申请助学贷款，没有早日拉母亲一起解决债务，以至越陷越深。

可在南静意料之外的是，那天中午，她去买个菜回来，发现肖骁消失了。他在通讯录拉黑了她，联系不上，去他公司也见不到人。

她还发现，存款全都不在了！

南静记得肖骁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是问她是不是今天内就得还钱。她还寻思着他要一咬牙就帮自己把债还了，原来竟是为了提前卷款逃走。

人心难测啊！

最终，南静被爆了通讯录。

被骚扰的朋友同事纷纷问她发生了什么事，其中还有关系要好的客户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南静无意跟他们讲家里的破事，也不想撒谎圆谎，只是简单应付过去。

关心问候的人中，唯独没有她最亲近的三个人：母亲、南庆和肖骁。

南静照常去上班，反正待在家里也提心吊胆，怕有人找上门。

公司也接到了电话，虽然没有炒了她，但被上司告诫赶快还钱，以免给公司带来不良影响。本来好好的升职机会也丢了。

同事知道了此事，私下议论。在茶水间，她听见一个同事说「看她平时老实本分，没想到竟然借那么多网贷，还是老赖？啧啧，人不可貌相。」

那天特别漫长，南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的。

傍晚下班，她没去赶公交，选择了慢慢走路回家。

天渐渐黑了，冬天的路上，人很少，风很冷，但不及她的心冷。

路过一座大桥时，她停下步履凝视湍急的江水，不知怎么，突然有种纵身一跃的冲动。

是啊，跳下去，她不就解脱了？

那 23 万网贷将跟着自己一同被江水冲走，她也不用再和母亲、弟弟没完没了地撕扯。这段时间，她累了，烦了，厌倦了，看透了亲情。

跳下去，再也不会会有催债人突然冲出来恐吓她，一天到晚电话轰炸。

跳下去，她对肖骁的愧疚就没了，对他扔下她不管的怨恨也都一并消失。

她也听不到同事嘲笑她是「老赖」，升职加薪的期望与烦恼也都没了.....

只要跳下去，一切都会消失，她就彻底清静了，自由了。

想到自己或许会跳下去，南静鬼使神差拿出手机发了遗言给肖骁。

犹豫了一会，她还是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这个生她养她的人，曾是她心里最大的依靠。她告诉母亲，自己跟肖骁分手了，现在她一个人在桥上吹风。

母亲刚开始很紧张，怕南静真做出什么事，含泪相劝，差点就把「妈无论如何帮你把钱还了」说出口。但南庆和小敏阻止了她，认为这不过是逼他们出钱的诡计，理由是真正想要自杀的人不会声张，更不会求助。

所以，母亲和弟弟到最后都没有松口要帮她。

或许母亲有儿子就够了，她这个女儿可有可无吧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南静觉得特别没意思。

亲情不值 23 万，爱情不值 23 万。感情在钱面前算个屁！

这么想着，她跨过栏杆，站到了栏杆外面去。

05

南静心如止水，原本抓住栏杆的双手，松开了一只。

这时，底下「咚」的一声，好像什么东西掉进江里了，紧接着传出呼救。

南静定睛一看，糟了，有人坠江！

时值涨潮，水流湍急，若不及时救援，人很可能被冲走或者直接淹死。

这个路段南静熟悉，沿岸隔不远就有应急救生圈和救生绳。

危急时刻，她跑回岸边就近解下救生圈，执紧绳索一端，抛向落水者。

「快抓住！」南静朝落水者大喊。

水中人几经挣扎，够到了救生圈，套在自己身上。

当时，水面距离岸上有三米，落水者被冲到了江心。江水急，南静全力拖拽，手勒得像被火烧一般，艰难地把人一点点挪近岸边。

不料一股暗流忽然涌动起来，本就重心靠前的南静，像被谁在水中猛力拉扯，一下扑倒，头撞在栏杆上，眼瞅就要被强力的水流拽入江中。

南静手快连忙拉住一根栏杆。若是掉进去，她不会游泳，小命就悬了。

这时，正好有路人经过，南静大声呼救，众人齐心合力才把人拉上来。

落水者是位男子。被江水泡了泡，上岸风一吹，冷得直哆嗦，所幸无大碍。

众人散去，他却拉着南静不让走。

原来这家伙刚才正踮着脚尖拍江景，突然看到南静站在栏杆外要轻生，吓得身体一晃，连人带手机一起掉入江中。

「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如果我今天死了，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」

南静真是好气又好笑。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，冻得牙齿都在打架，还要追问她跳江的理由？是想来告诉她生活美好，要珍爱生命吗？

不过被他这么一问，南静倒是想起了什么。方才救人，她差点连小命都丢了。那一刻她发现自己很怕死，到底还是爱着这滚滚红尘呀。

男子见南静不说话，自己絮絮叨叨说开了，从上幼儿园说到十几岁进黑工厂打工，然后自学成为程序猿，又被朋友坑去做色情网站，还好只做了个框架没投放市场就悬崖勒马，要不就得蹲大牢了。虽命途多舛，现在不也好好的进了 500 强公司吃香喝辣？人生啊，目光得放长远。

看起来有点三观不正，但他提出一定要感谢南静的救命之恩。南静笑笑，不想跟他鬼扯，只告诉他自己不会再轻生，打发走了这个话唠。

当她回到出租屋，在门口突然被人从背后一把抱住。

南静慌了，准是臭流氓又来了。

她急中生智，以头部向后猛力撞击对方下巴，那人「哎」了一声。

声音很熟悉，南静转身，发现竟是肖骁。

肖骁捂着下巴，嘴角流血。

这是什么出其不意的惊吓？

原来，前两天肖骁消失，是赌气去朋友家耍了两天，拉黑她是为了让南静和她的家人以为他们分手了，逼她家人出手还钱。

但没想到失败了。他收到了催债人的电话，知道南静没还钱。回到家里却发现人不在了，还看到了南静的「遗言」，被吓得半死。

「我们先把债还了吧，以后再买房子。」肖骁想通了，说这话时不带丝毫怨气，相比处了八年的女友，23 万虽然出得心疼但是他情愿。

可是，当欠款悉数还完，南静并没有想象中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反而越想越不甘心，越想越心疼。她心里响起一个声音：不能就这样算了。

既然母亲和弟弟为了钱，连她的死活都不顾，她更不能让肖骁和自己白白承担。本该属于自己的，她一定要拿回来！

她想起那个被自己救起的话痨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她脑海里成形。

06

一年后，南静和肖骁在出租屋里打包行李准备搬家，母亲找上门来了。

年初，南静和肖骁领证了，为了省钱没有大摆宴席，也没通知母亲和弟弟。跳桥事件那晚过后，南静跟他们断了联系，他们也没再过问她一句。

把债还掉以后，南静换了工作，生活回到正轨，并在两个月前买了房。

倒是母亲，这会一见南静就哭诉起来。

原来南庆财迷心窍，跟人合伙做色情网站，亏了 30 万。

钱没了，小敏一气之下打掉孩子，跟人跑了。为追回女友，南庆下了重本，欠下大笔债，结果无济于事。女友和孩子没了，工作没了，钱也没了，现在连房贷都还不起，南庆因此一蹶不振。

母亲让南静想办法，去看看弟弟，帮帮他。

南静一言不发，脸上的愁像浓雾一样弥漫。

肖骁不置可否，但此时他和母亲一样，静静地等待南静表态。

好半天，南静才叹口气，说：「我就这一个弟弟，我不护他，谁护他呀！」

母亲感动得直点头，眼中含泪，心想那个善解人意的女儿又回来了。

看着南静挽着母亲出门，肖骁眼里满是失望。

房里飘着一股奇怪的味儿。

南庆蜷缩在床，头发蓬乱，胡子拉碴，整个人丧到不行。

见到南静，他像见到救星般，腾一下坐起身。

「姐，我什么都没了。」南庆痛哭流涕，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」

这句很熟悉。

从小到大，每一次南庆说「姐，怎么办」，都是南静出来背锅之时。

但这一次，她没打算帮他扛。

她帮南庆顺了顺头发，平静笑笑，来了个现身说法，讲起自己去年也欠了一屁股债，天天被催还，被威胁恐吓，压力大得夜里都睡不着觉。

南静转向母亲，「妈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晚我在桥上给你打电话，我当时走投无路，肖骁走了，你们也不理我，我甚至想过从桥上跳下去……」

南庆和母亲听着听着，感觉不对味呀，多次想要插话都被南静制止，直到她讲完最后一句：「就算那样，我不也挺过来了？好歹你现在还有妈帮你。」

母亲解释当时没拿出钱，是料到肖骁一定会帮她，并非见死不救。

南静冷笑：「那你们呢？」

母亲哑口无言。

南庆看着眼前的南静，感觉有些陌生。

「姐，你到底帮不帮我啊？」

南静笑着摇摇头。

「我今天来，只是想告诉你，**自己挖的坑得自己填，不要总是指望别人。**」她拍拍南庆的肩头，说道：「这一课，我应该早点教你的，抱歉！」

母亲正要说什么，却被南静抢先了。

「妈，以后南庆有孩子，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要一样爱。惯子如杀子，你舍不得教，舍不得他吃苦，以后社会教他做人，付出的代价可就不一样了。」

说完，南静玩味一笑，在母亲和弟弟的惊愕中，扬长而去。

时间回到一年前，肖骁帮南静还了 23 万那一晚，她辗转难眠。

那个疯狂的念头在她脑里回旋。

她决定去找那个做色情网站的家伙高乐，给他一个报答救命之恩的机会。

在南静的指引下，高乐成了南庆视频号下最积极的粉丝，每期视频必点赞评论。一来二往，他和南庆成了朋友，两人无话不谈。

高乐告诉南庆，自己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，没日没夜干了几年，终于让老板实现了财务自由，但他依然是个苦逼打工人。他心有不甘，有意出来单干。

考虑到灰色产业投入小、来钱快，他正有意找可信赖的人合伙做色情网站。

南庆做短视频半年了，投入不少但分文未进。一听高乐的计划就心动了，看过高乐的网站模型后，他当即决定加入。富贵险中求，他要赌一把。

决定以后就开干。高乐的团队有几个成员，他们各司其职，有人开发软件，有人整合资源，有人拉广告。南庆没技术没资源，只能投钱作为启动资金。

经营两个月，业务就有声有色了，注册会员人数激增，网站广告业务也逐渐打开局面。南庆第一次投的 10 万，就回来了 5 万。

南庆欣喜若狂，催促团队扩展业务，他大手一挥，又投了 20 万进去。

本以为这次回报更丰厚。不料没过多久，遇上「净网」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之下，网站被端，南庆血本无归。幸好撇得快，不然现在已经在牢里了。

当然，这是面上的事儿。背后的真相只有南静、高乐他们知道。

网站其实是高乐悬崖勒马前做的那个，现在刚好拿来糊弄南庆。他找了两个朋友分工配合了一把，肖骁业余也在背后帮了把手。网站上的流量，也是刷出来的假流量。这个网站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投放市场，没有真实注册用户。

南庆之所以没发现假网站，是因为高乐早就告诉他，做这类网站要保密，连服务器都得是境外的，更不能让身边人知道，否则一旦出事就难撇清了。南庆信以为真，小心谨慎，困在了高乐营造的假象里。

赚钱自然也是假的。

一切都是为了迷惑南庆，让他吐出那 23 万。

南静拿回了钱，网站就功成身退了。

做的本来就是「违法」的勾当，南庆又说不出高乐哪里坑了他。即使真坑了他，他也不敢报警，申诉无门。吃了哑巴亏，唯有自个儿哭天抢地了。